晉綏日報

第一四八四號
創刊於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社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更正

六月四日「健全民兵組織，加強對敵鬥爭保衛夏收」社論中，清太邊山今年三個月即炸倒閻匪一百五十九名，誤為一百五十四名。文水邊山去年半年到今年三月前，誤為去年到今年三月，炸倒閻匪二百一十六名，誤為二百八十五名。

本社六日發東電收復大汶口、曲阜及其以東的泗水消息，為收復大汶口及曲阜以東的泗水之誤，曲阜尚未收復。特此更正。 總社

（按該消息係列登於六月九日本報三版）

五月二十九日山陰二十四村遭災報導中：「山陰」係「懷仁」之誤，「小河水」係「小海子」，「李北和」係「曹莊子」之誤。希予更正。 二分社

招領啓事

本人於五月十四日，收住黑大兒騾一頭，騾上掛有牌號，希各地失主，如有失掉者，可持該區級介紹信前來領取。地址：崞縣二區嶺家村行政村屬化金自然村 周玉真、張毛有

人民解放軍總部公佈
四月份殲敵十萬餘人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四月份戰績如下：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線未整編的軍師，照南線已整編的師旅計算）一個軍部（整編九六軍軍部兼整編四五師師部），一個師部（整編七十六師師部），兩個整旅（整編四五師二一二旅，整編五六師新一七旅），八個整團，四個整營，以上除一個軍部兼師部、一個師部外，折合五個旅，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正規軍四萬七千零五十人，內斃傷二萬零九百三十人，俘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人，另起義一百八十人，總計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四個整旅（山東保安第六旅、第三師、第八旅、第八區人民自衛總隊），五個整團，廿六個整營，以上折合二十三個團又二個營，連同營以下被消滅兵力計算，共消滅敵非正規軍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人，內斃傷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人，俘三萬零一百七十人，另起義一千七百八十人，總計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一個軍部（兼師部）、一個師部、六個整旅、十三個整團、三十個整營，共消滅敵軍兵力十萬零九百人，內斃傷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人，俘五萬六千二百九十人，另起義一千九百六十人，總計十萬零二千八百六十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十三名。內正規軍將級軍官八名，即整編九六軍中將軍長兼四五師師長陳金城，該軍少將參謀長兼四五師參謀長李友倘，少將副參謀長兼政工處長兼四五師副參謀長高盛[illegible]，整編四五師二一二旅少將副旅長楊魁，整編第八軍少將新聞處長周凱，整編五六師新一七旅少將代旅長李辰熙，整編七六師中將師長徐保（被俘後因傷重斃命），整編二零三師一旅三團少將團長雷夏電（俘後逃跑）。非正規軍將級軍官五名，即陝西邠縣少將指揮官趙璋，陝西七區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喬維森，綏遠伊克昭盟警備第一區少將司令兼偽蒙警備師師長奇涛泉，偽蒙警備師少將參謀長陳友名，山東保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第八區人民自衛總隊長屈寶賓。俘蔣匪專員三名，即察北昭烏專員兼救民先鋒隊隊長劉鐵靈，副專員劉雅軒，副專員兼保安副司令張振鼓。俘蔣匪縣長十名，即陝西栒邑縣長金炳嘉，永壽縣長李自運，甘泉縣長陳文博，鄜縣縣長谷篤生，白河縣長（姓名待補），郃縣縣長薛潰海，察哈爾多倫縣長王家德，海南島樂東縣長王衍祚，感恩縣長葉崇峻，湖北鄖西縣長（姓名待補）。俘蔣匪市長一名，即遼寧遼陽市長金鎮。斃敵非正規軍將級軍官二名，即山東第八區專員兼八區少將保安司令及保安第八旅司令官張天佐，八區少將副司令兼保八旅副司令官張景農。斃匪縣長一名，即河南洛寧縣長兼自衛總隊長賈海容。

（五）繳獲步馬槍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二支，短槍二千五百三十八支，戰防槍一支，輕機槍一千九百三十四挺，重機槍三百零四挺，手提鋒機槍一千四百九十五挺，高射機槍一挺，迫擊砲一百四十九門，六零砲二百二十三門，小砲一百五十一門，山砲三十四門，野砲十二門，火箭砲廿三門，戰防砲一門，步兵砲九門，榴彈砲五門，其他砲一門，擲彈筒二百廿八個，槍榴筒七百七十六個，火焰噴射器八具，探照燈十二具，刺刀一千五百六十六把，各式子彈六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三發，各式砲彈十八萬零一百六十四發，手榴彈十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個，炸藥五十斤又六箱。繳汽車一百七十七輛，燬汽車一輛。繳坦克七輛，繳火車頭十四個，燬火車頭四個，繳火車廂二百個，燬火車五列、裝甲火車一列。繳[illegible]輪，燬一，繳飛機七架，擊落飛機四架。繳電台七十七部，報話機三十部，話機五百九十七部（內總機十七部），戰馬及騾馬二千九百三十一匹，電線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二斤，電池二百箱又二十三筒，汽油七百九十七桶，軍糧一千零一萬零一百四十斤，大車二百五十五輛，自行車十輛，彈藥六百箱。

（六）解放與收復縣城五十九座，敵佔我縣城三十七座，得失相抵，我得二十二座。

汾西洪趙軍民
斃俘臨汾逃敵八百

（本報訊）我駐汾西之步校教職學員，奮勇堵擊由臨汾逃竄之敵，五月二十日，敵千人鑽入汾西××山溝時，被我步校全體教職學員堵擊，戰鬥約三小時，俘敵二百六十二名，斃敵四十名。繳獲輕機槍十二挺、六〇砲一門、擲彈筒兩個、步槍一百二十七支、手槍十九支、信號槍一支、司登式四支、湯姆生衝鋒槍一支、子彈萬餘發、砲彈二十二發、美造手榴彈、燃燒彈、槍榴彈共四百顆、砲測器一具、電台一部、電話機三部，及其他物資文件一部。被殲敵從臨汾附近搶來的牲口，全部歸還原地群眾。

二十六日下午七時半，步校四隊又在駐地附近活捉隱藏在山溝的敵二十八名，斃二人，繳步槍九支、手槍二支、司登式一支、子彈六百廿八發。

（新華社呂梁電）逃竄汾西之敵，經步校堵擊後，除被殲三百餘名，大部四散，各地民兵群眾即紛紛捉拿潰匪，共捕獲四百餘名，繳獲武器甚多。逃竄洪趙西山之敵，到五月二十七日十天中，被我民兵俘獲五十八名，繳獲輕機槍四挺、衝鋒槍一支、步槍十四支、手槍二支、槍榴筒三個、子彈三百六十四發、軍號一個、蔣幣百餘萬元。

軍區地武五月份
殲敵三九九九名

（本報訊）軍息：晉綏軍區地方武裝五月份戰績如下：共作戰八十三次，殲敵三千九百九十九名。計：俘敵中將指揮官梁培璜、三十旅副旅長閻錫昌、八八團中校副團長以下三千三百二十四名，傷敵二百五十一名，斃敵四百二十四名。繳重機槍五挺、迫擊砲七門、輕機槍一百九十二挺、衝鋒槍七支、手提式三支、信號槍一支、長短槍四百七十九支、六零砲一門、擲彈筒九十二個，[illegible]砲二十六門、發射筒一個、各種子彈十三萬六千九百八十發、迫擊砲彈四十二發、擲彈八百四十九發、擲筒彈二發、手榴彈二百五十七個、電台二部（內小型電台一）、話機六具、報話機一具、望遠鏡五付、刺刀一千三百零六把、山砲觀察鏡一付、砲筒一個、自行車四輛、馬一匹、膠皮車四輛、電線千餘斤。

陽曲四區群眾
武裝搶耕搶種

（陽曲訊）四區靠近閻匪據點村莊群眾，組織起民兵組和生產組織，用變工互助進行武裝搶種。該區不少村莊在閻匪破壞下，群眾無法生活，分散逃出，春耕當中，群眾都想治回村種自己的土地，但又恐閻匪擾亂破壞，當地幹部即發動群眾組織民兵組，武裝掩護群眾搶耕搶種。經過群眾開會討論之後，某某等村民兵組和生產組都組織成功，並確定了統一領導和互助變工的原則。當群眾回村生產時，即先派出民兵偵察，輪流活動，擔任警戒，不擔任警戒的民兵，就和群眾一齊搶種，民兵的土地，由群眾代耕。為了緊急搶種，他們採用了「按輪子」辦法，不論誰的地，應種什麼，一次就種完。為防止發生敵情，丟掉牲口，有時還採用人拉犁辦法搶種。在搶種中，四區武工團、武裝村公所、各村民兵隊，均配合活動。某村，村公所幹部，在搶種中配合民兵，積極向敵後活動，牽制敵人。同時有的民兵組用地雷封鎖，打破小股閻匪破壞生產的企圖。五月四日，閻匪工兵和偽鄉公所共四十餘人，到某村搶亂，我民兵組即向敵射擊，掩護搶種群眾撤退，敵人遭我迎擊後，迅速竄回據點，我民兵和群眾安全回來。經過這個時期的緊張鬥爭，各村能種的土地，均已搶種完畢。（任悟生、黃濱）

交三區民兵參戰隊
總結戰鬥經驗評功記功

（新華社晉中電）交城三區民兵參戰隊總結兩個戰鬥經驗，根據民兵殺敵立功條例評定記功。爆炸班武舍仁看見敵人由孔家峁下來一股，他即埋藏在溝裏，等敵到了跟前，一連打八個手榴彈，將敵打亂，又拾起敵人丟下的四個手榴彈打敵人，繳步槍三支，砲彈八發，洋刀一把，評記兩大功一小功。四班侯領小個到溝裏，連打五個手榴彈，和敵人拚刺刀，刺死敵人三名，繳步槍兩支，記了一大功兩小功。四班全班同志在此次戰鬥中表現勇敢，敵從呂家溝出來，他們就衝下去，用機槍、掃子槍和手榴彈壓倒敵人，一直把敵人追到崖底，繳獲很多。大家公認為模範班，集體記大功一次，該班全體各記小功一次。在地雷爆炸上亦有不少同志立了功，如武舍仁、呂佑中在孔家峁埋雷一顆，炸敵一名。曹旺、樊富元等六人，在成家山南梁上埋雷四顆，炸死傷敵人四名。立了功的民兵，在慶功會上，都得到了表揚與獎勵。沒有立功的民兵也都決心要在下次戰鬥中立功。（鄭純周）

洪趙萬安等村青年
自動參軍滅閻賊
十六個回家的解放士兵也要求參軍

（新華社呂梁電）在臨汾大捷的勝利聲中，洪趙四區萬安等村，掀起了「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的參軍熱潮。五月二十一日夜，萬安鎮集會動員參軍時，村幹部杜振芳首先報名送兒子杜鳳鳴參軍。農民石和喜、宋眉眼、徐若應等人，也為自己的兄弟報名參軍。陳秀胡、賀宋壽二人，也報名參軍。當晚，在楊家莊的大會上，也有四個農民自動報名。溫家莊自願參軍的有九人。各村婦女，為光榮參軍的青年，趕縫軍衣、鞋襪等慰勞品。二十四日，從臨汾蔣閻軍中被解放回家的十六名士兵，為群眾熱烈歡送新戰士的行動所感動，也跑來民主政府要求參加解放軍。（劉明秀、張喜全）

晉綏邊區武委會嘉獎令
第一號

文水邊山民兵開展聯防爆炸，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三月前，炸敵二百一十六名。最近五月九、十兩日又炸敵七十四名。清太邊山民兵群眾開展聯防爆炸，今年一至三月炸敵一百五十九名。

交城三區民兵輪戰隊，經常到敵人據點附近埋伏，幾次阻擊敵人大兵團進犯，最近五月九日配合部隊殺擊敵人，以少勝多，戰績甚大。

以上各地民兵殺敵有功，成績卓著，特此通令嘉獎。並盼繼續主動出擊，展開殺敵立功競賽，為解放平川人民而鬥爭！

晉綏邊區武委會 主任 陳漫遠 副主任 衛一清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

崞縣北賈村
互借種籽秋田下種
二次發動互借解決了夏收前口糧

（崞縣訊）一區北賈村於上月初遭閻賊搶劫後，村裡大部分都被刁搶，造成羣衆春耕生產的嚴重困難。上月十日農會拿出三大石糧食，分發給三十餘家無籽種戶做了籽種。另外發動了受災較輕的羣衆，對遭災嚴重的羣衆互借互濟，農民靳吉年首先響應，將他自己長餘的三石四斗糧食全部拿出借給靳拴帶等二十餘家做籽種，並自動的幫助了靳五鎖等五家一部分口糧，而他自己只留下少數勉強維持生活。在他的影響下，好多有長餘籽種的人，都自動借出或互相調換幫助別人。此外一部分羣衆到臨近村莊親友家借回一部，籽種問題才全部解決。現全村百分之九十九的秋田已全部下種。

（又訊）春耕將完，夏鋤在即，該村現有八十餘戶人家，川野菜、糠、榆皮內摻少數糧食充飢，有二十餘戶馬上揭不開鍋。六月一日，代表會和村政府研究此種情況後，馬上發動二次互救互濟，爭取不餓死一個人，首先給還二十餘戶揭不開鍋的解決口糧。此外，代表們又轉村內難家能借出，難家借不出，逐一研究了一下，然後分工去個別動員，同時農會並保證夏收或秋收後一定歸還。經過代表們一天多的個別動員說服，在二日的農民大會上，村主席李巨文同志表揚了前次靳吉年自動幫助別人的精神，並號召有餘食者自動幫助的飢民，立刻有張饑貨、張近賓、蘇鎖有、蘇鎖等人願拿出石數糧食，幫助其他受饑餓的農民弟兄。農會將所有的糧食和麥子皮、[illegible]，羣衆中五借石數糧食，全部分借給這二十餘戶揭不開鍋的人家。得此救濟的羣衆，在這些糧食內再摻上野菜、蝴蝶等，可吃一兩月，不多接連夏天來了，以度過。餓死人和荒地的現象，將不會發生。（晦青）

應繼續注意建立實事求是的新聞作風
——從富村宋村報導中的數目字的疑問想到的

編者同志：

六月七日報紙二版代縣富村變工消息中說：該村「毛驢合槽的四十家小型變工組，在十天內即完成了已往二十天的播種工作」，這就是說因為變工的關係，生產效率提高了一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便是一件大事情。可是我感覺得太不具體了，它沒有通過具體事實寫出那裏是怎樣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不知道是怎樣計算的——為甚麼過去二十天的播種工作今年十天就完成了？這是跟特殊年份比較的還是跟通常年份比較的？四十家的人力、畜力和工具過去有多少，現在有多少？過去是怎樣使換的，今年又是怎樣使換的？凡此一切都沒寫出來，而只是那末一個籠統的數字。這樣就使一個比較認真的讀者，不能不對它的真實性發生懷疑。同時，還說到該村「兒童與婦女們亦有五百餘人，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同樣使人懷疑是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算法。同日一版神池宋村救災消息，有一處也有這種毛病，那是說這個村子在抗日戰爭幾年當中，「歷年被敵搶走的牛驢騾馬共有二百卅多頭」，以抗戰八年計算，平均每年要損失牲畜二十多到卅頭，以全村八十八戶計算，平均每家損失兩頭半，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數字，但不知是怎樣計算的。是原來這個山村特別富裕，因而每戶中貧各階層一攏總平均下來每戶有兩頭半以上的牲口呢，還是歷年來會有不斷的補充呢？再按「羣衆住房被燒毀三百七十餘間」的情形看來，或許原來不只八十八戶人家了，但這些情況也都未寫清楚。對於這幾個數字我不能斷定它們是否有不真實之處，如有誇大其辭或者失實之處，那自然是極其不好而應認眞檢討改正的。再說，即使並無誇大失實之處，那種報導方法或作風，也是很不對的，是完全違背實事求是的作風的。因為它所表現的是一種思想上武斷、盲從，或者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作風，而這種作風是最易於為那些虛妄、誇大、捏造等壞東西所利用的。這類壞東西與這種作風會聯系，只是在反「客里空」之後，它們才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應清除這種壞作風，還需繼續努力，否則，一不留神就會鑽出來的。所以應該時刻提防着。我想這一點編輯同志在看稿子的時候應該特別警惕，大家也都應提起注意。最後希望那兩個報導的同志，對上述疑問，能夠給以解答與說明。

讀者田水六月九日

興縣黑峪口
代表會工作團
下鄉發動搶種

（興縣訊）黑峪口七日雨後，黑峪口行政村代表、委員會工作團，立即分頭下鄉發動搶種補種，爭取十天內完秋，不荒熟地。雨前，該行政村水坪地已全部種完，山坪地五千八百餘垧，只下種五千一百餘垧，尚有六百七十餘垧未種（內約一百餘垧遠、墳地）。大部分羣衆只留有三兩垧地，能於數日內補種完畢，但有一部分羣衆因口糧、牛力、籽種等困難，就誤檢種。為此，代表委員會提出，首先解決他們的口糧和籽種問題，並依據各戶具體情況，解決一定數量的草料，調劑牛力，發動變工互助，耕種完畢。同時發動人畜力有剩餘的羣衆開荒（雨前全行政村已開荒縫三十垧以上）。七日雨後，委員會特將軍區司令部救濟此間的五百斤山藥蛋籽，發給災重的桑峨、唐家吉、中莊等三村作籽種（黃河沿岸，氣候較熱，還可以種），現各村農民都欣喜的上地搶種。（李）

× × ×

× × ×

保德榮家溝行政村
各村調劑耕牛搶種秋田

（保德訊）一區榮家溝行政村的六百多戶，今春以來，有百分之八十都缺乏口糧，岳家溝七十八戶中，有五十多戶盡吃粗糠皮、野菜，同時因缺乏草料，全行政村一百五十多條耕牛，乏下的二十條，乏死的九條，殺了四條。岳家里自然村，十六條耕牛大都乏之下後，一千二百多垧地中，現還有三百多垧未種上。其他自然村，也有荒地危險，半月前，安縣長和區幹部，親自前往該村查，發現該行政村嚴重災情，當即組織救災小組，前往該村領導羣衆救災搶種秋田。縣政府並貸給小米廿六石，縣農會調劑來果實糧十五石，對貧苦的軍工屬，另給優待糧四百六十斤。為解決乏牛問題，貸油渣一千三百斤，穀草一千八百一十斤。與幫助解決口糧和牛草料問題同時，即組織羣衆搶耕秋田。各自然村間也相互調劑牛力，榮家溝的七百垧地已快耕完，準備抽兩條牛到岳家里幫助搶種。每耕一垧地給工資米八斤，現給一半，秋後還一半。救災小組高永全同志，親自到地裏檢查荒地，了解和組織災民生產。與搶種同時，發動羣衆協同棗生產，賈家峁等三村出炭，貿易局決定收炭五千馱，救災小組就發動羣衆揹炭，每馱價一萬四千元，解決了一部分口糧。王家溝有十二個人組織磚窯合作，由工商局給貸了六百萬元資本。榮家溝婦女合作紡織，社由四十八……全部婦女動起來，紡織也快，分給羣衆食信心。保證不荒一垧地。（工農訊劉患常、崔丙）

代縣七區四行政村
規定護林辦法

（代縣訊）七區四行政村大部分村莊都有山林，近來發現各村羣衆亂砍亂燒的現象嚴重，該行政村代表會為保護山林，特確定保護辦法如下：一、各村回去給羣衆宣傳，號召保護樹木，山林不准隨便亂砍；牛羊出來不准進山林糟蹋。二、羣衆需要木料，要經過行政村代表委員會批准，批准幾株砍幾株。三、有山林的村莊，選一個護林委員，負責管理山林，發現偷砍林木的要給予處分。砍下來的林木歸護林委員，以鼓勵其提高責任心。（編者按：護林委員責任心的加強，主要應從提高其為羣衆服務的思想着手，從教育着眼，物質的獎勵是次要的，且應有一定的規定與辦法。建議籠統的規定砍伐之樹木歸護林委員，易於把羣衆選出來的光榮的人民長工，混同於舊日的巡田之類，且容易發生流弊，希加考慮。此點也許是來稿寫得太簡單，如果實際情況不是如此，那就好了。）經代表會宣傳後，現砍林現象已停止了。（李春華）

熬硝簡訊

（神府七區二鄉馬家溝羅身漢馬安開，在區政府幫助下，三十三天熬成硝一百一十五斤，賺糊料一百一十二斤，他的生活解決了。（劉海德）

五寨城關代表會
保證不荒一畝地
決定成立檢查小組

（五寨訊）本縣城關代表會檢查生產，並決定組織檢查小組，每三個閭推選三至五個熟悉地情的人，成立一個小組，到羣衆裏切實檢查下種情況，了解有些人為甚麼還沒種，你問他，他自己說出種地困難，因為甚麼不種，實際了解後可以保證不荒地。同時可能查出黑地，被隱瞞下來又未分的土地及黑地。羣衆生產代表們反映：許多羣衆把自己分到的地都下種完畢，有的地不夠種，又提出要地，有的就自動開荒。如東[illegible]趙福和過去勞動很差，今年除耕種完自己的土地，又開了一畝五分園子地，其他羣衆開荒的更多。針對這種情況，會上提出發動羣衆大量開荒，全城關共八十多犋牛，計劃每犋牛開一垧，共八十多垧，同時發動羣衆精耕細作，增加產量。（野原）

偷殺耕牛被查獲
張永旺、劉汝財
村幹部會上進行批評並建議政府依法制處

（臨縣訊）二區石白頭行政村所屬張家山村張永旺，不務正業，五月十九日，用一百五十萬元買得一頭牛，二日上午，和他兒長清，將牛趕在窩家溝一個很高的石崖上，故意推下去跌死，煮的八十斤熟肉，到由公溝的會上去賣。經查獲後，他並供認還[illegible]的兩個人，計劃條牛如賣了錢，還要再偷殺一條。與此同時，石塬山村劉汝財也弄死耕牛一頭。在五月三十日行政村幹部會上，把張、劉二人叫來，大家進行了批評，並建議政府判處他們徒刑。會上同時提出今後要注意防止宰殺耕牛，民兵幹部對買賣耕牛要進行檢查，如發現偷宰殺的一律扣送政府處理，同時教育喂牛戶，保護耕牛。（張雄振）

平魯二區幹部下鄉
發動補種受凍莊禾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二區楊樹坡、中牌子一帶凍死胡麻、黑豆二百餘垧（每垧五畝）。亂道溝在五月二十三日晚也凍死三百餘畝。該區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佈置救災，決定發救濟糧六千五百斤、優軍糧五千二百斤、果實糧三十二石六斗，按災情嚴重程度分發各村，區幹部分頭下鄉組織羣衆生產。亂道溝代表會已將區上發來的糧食二千七百斤，分給一百四十八戶，發動羣衆趕快補種小日月糜黍、蕎麥。（王雄、李巖）

左雲助馬堡代表會
領導羣衆生產救災

（綏蒙電）左雲三區助馬堡行政村於五月二十八日，召開村代表會議，討論救荒救死。該行政村靠近豐涼，山地，地瘠民貧，又加連年歉收及傳染，又遭搶劫，造成嚴重的災荒，現在羣衆多以[illegible]、樹皮、野菜、麻籽充飢。所有九個自然村，四百八十戶人家中，現在揭不開鍋的即有八十四戶，三百零七口人。經大家研究討論，決定把郭家窰行政村幫助的糧食十小石、燒酒一百五十斤（種麥用）、山藥八百七十斤及本行政村各自然村還次清查出的鬥爭果實糧十二大石，由行政村統一抽出一部分，給八十四戶新口糧的辦法是：（一）按照被救濟發放的戶口、人口，通過自然村代表會，發到自然村人口，人代表會討論通過的人口、戶口不得變更，在數量上可根據每戶具體情況，如大人、小孩、勞動、半勞、勞動不能活動週轉，抗烈等情況，可以斟酌增減。同時要發了救濟糧食就要動羣衆，自己起來生產，由幹部具體領導組織，代表會又根據當地具體情況決定：一、繼續清查各村鬥爭果實。二、發動互借互救，說服有餘糧戶借出一些糧食救災生產，同時要保證有借有還。三、組織人畜力到口外打換口糧。另劃在還家窰、木坪縣立炭市，找羣衆如有些貧苦路，當天賣不出，羣衆指當天賣炭餬口，可由農會現有食中支錢買下，使其既能渡口，又能再繼續揹炭打換。（高凱）

岢嵐機關商店
捐助節餘衣食救災

（岢嵐訊）本縣各機關部隊及駐城各生產單位、商人等，均響應二分區發出「節衣縮食救濟河府災民」之號召，縣府田海霖同志自己本無襯衣，還把新領到的一件捐出。現已收到的有縣委、縣府、公安局、衆成藥店等伙食單位節約小米一千三百斤、鑫生油坊小米一百三十斤、工商局小米六五斤、商聯會本幣二百四十七萬二千元、建築商店手巾十五打，還有私人捐出的很多。（張思恭、江馨）

萬元，此類借閻匪偽保假借收取百分之八的保，其他無論任何私人借貸[illegible]……六月十五日起一律停用，各機關部隊或個人如[illegible]

大清河北軍民頑強鬥爭
四個半月殲敵二千八
澈底粉碎敵人「面的控制」計劃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分社記者綜述大清河北四個半月來的敵我鬥爭形勢稱：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區，經我軍民頑強鬥爭，目前已澈底粉碎了敵人「面的控制」的計劃，津西及雄縣、霸縣南大地區都爲我控制，王匪鳳崗部則被壓縮於少數孤立據點中。一月至五月中旬，僅我地方武裝與民兵，即殲匪二千八百四十三名。一月來，敵經常以三個軍以上的兵力，分駐於平漢、北寧、津浦綫上，並結合土頑王鳳崗部，向我腹心地區瘋狂「清剿」，但均爲我粉碎。一月中旬，我華北解放軍一部主動出擊，橫掃大清河北，三天中，收復雄縣、霸縣、苟崗、板橋窩、開口等城鎮，摧毀雄霸間毛衚衕至南孟碉堡綫，殲敵四百餘，王匪率部逃至新城、白溝河一帶。與此同時，我地方武裝也摧毀了平大公路上大沙垡至南孟一綫碉堡十三座。二月開始，敵又以九二軍、十六軍各一部，暫四師全部，共十六個團的兵力，向我腹地「掃蕩」，瘋狂燒殺淫掠，僅龍灣一村，一次被搶糧百餘大車，不到百戶的苟王莊，被拆毀房屋三百八十八間，雄縣西候留村被殺農民三百餘人。王匪在安次地區，竟施放毒氣，企圖造成所謂「無人區」。但我英勇的地方武裝與民兵，仍以機動戰術，堅持大清河北。大興地方武裝曾粉碎了傅匪八個團的圍攻。津武（天津、武清各一部之新設縣）某數村民兵，亦曾以連環村落戰，粉碎了王匪一千五百人的合圍。某村民兵英勇擊退了王匪親自指揮的兩個營整天的進攻，斃匪九十一人，民兵無一傷亡。某村被王匪駐剿八天，四十丈長的地道被破壞十處，但該村民兵在隊長陸殿英率領下，在地道中堅持八天八夜，以五粒子彈斃匪三名，終於安全轉移。同時，我地方武裝向敵薄弱地區主動出擊，摧毀霸縣中亭河一綫碉堡十四座。僅二月三日至二十七日，各地方武裝即殲敵五百餘。此後四月初，敵之進攻乃告完全粉碎。四月，我解放軍一部配合我軍勝利攻勢，於四月一日向大清河北出擊，直搗王匪老巢雄縣之板家窩舖，新城之泗莊等據點，全部摧毀板（家窩）、開（口）、苟（崗）公路、泗（莊）小（莊）公路碉堡綫。我地方武裝亦乘勢出擊，殲匪四百餘人，把王匪親家的十四顧打得七零八落，並掃清了獨流、韓村等九個大鄉公所。至五月中旬，大清河北廣大地區包括雄縣城、霸縣城、新鎮城及苟崗壓縮，均爲我完全控制，王匪已被壓縮於新城、固安、永清、安次、勝芳（按勝芳市已於五月三十一日被我收復）及板家窩、王應坨等孤立據點。四個半月來，總計我地方武裝與民兵共作戰四三一次，殲王匪十七團團長程宗洲、十六團副團長牛步雲以下二千八百四十三名，繳輕機槍四十一挺、六零砲一門、長短槍八百二十七支，拔除敵點碉及偽大鄉九十七處，毀碉堡一百九十八座。在我連續打擊下，敵軍士氣日趨低落，投我者逐月增加，投誠者一月份爲六十三名，四月即增至二百零九名，五月僅前十天即達二百三十五名，前後投我者共七百一十三名，如五月七日，王匪十五團突擊隊一個班，在班長李東海率領下，擊斃突擊隊長梅世勛後，攜械投誠。

英貿易大臣將赴蘇 繼續英蘇貿易談判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倫敦消息：英國貿易大臣威爾遜，即將率領代表團赴蘇，繼續兩國之商務談判。按照英蘇貿易協定（去年十二月簽訂）之規定，在協定實行五個月後，兩國政府應互派代表檢討付款情況，並擬定運貨之平衡計劃。威氏於一日告下院稱：他已將上述意見向蘇駐英大使提出，並建議於本週內會談一次，以討論去莫斯科之應行準備事項。又悉：倫敦「星報」於上月底發文論及蘇貿易關係時指出：「今天的需要，是要求擴展英蘇貿易至遠超過戰前的規模，細小而緩慢的發展，將不能滿足一九四九年的要求」。

江漢軍區
解放軍收復棗陽
地武殲敵一千五

（新華社中原前綫八日電）江漢軍區解放軍一部，本月一日收復棗陽城，守敵棄城逃竄。

（新華社中原八日電）我江漢某分區地方武裝一部，於沙市東南長江北岸之晉濟觀地區，殲敵一個整團又一個營，共斃傷俘敵一千五百餘名。上月二十六日，我開始向晉濟觀守敵二八師的後調旅（一九二旅）第一團（缺一個營）發動攻擊，至三十日下午，將該敵全部殲滅。當我圍殲晉濟觀守敵時，該旅二團、三團各以一個營，由三團團長率領，自監利大馬河前往增援，中途被我阻擊於晉濟觀東南地區，經兩小時激戰，全殲該敵。以上共殲敵一九二旅一團（缺一個營）及二團、三團各一個營，俘敵一團團長徐承軒、二團副團長黃鑣、三營營長黃光復等以下官兵一千二百十七名，斃傷二團二營營長徐師岳以下三百餘名。繳獲迫擊砲六門，六零砲九門，擲彈筒八個，重機槍十二挺，輕機槍五十四挺，步馬槍五百一十七支，湯姆、卡賓三十七支，各種砲彈二百七十發，子彈六萬七百餘發，及其他軍用物資一部。

地武出擊民兵聯防
豫北緊張護麥護丁

（新華社晉冀魯豫八日電）緊張的麥收鬥爭已在豫北展開。困守安陽、新鄉等地的蔣匪與土劣，均圖依麥延命，並瘋狂抓丁。我民主政府、地方武裝與人民已展開護麥護丁鬥爭。安陽敵程道生、劉樂仙等部，都正進行搶麥訓練，並作夜間搶麥演習。偽河南三專署專員趙質宸並召開保甲長會議，組織會門搶糧，規定「老百姓」（會長）向我區搶一斗自得五升，軍隊一斗自得三升，偽鄉公所一斗自得二升，並威脅游擊區人民「誰交糧（即對蔣匪交糧）不搶誰」。安陽以東鄴縣（新設縣）游擊區邊緣村開始大搶，搶到一村，除糧食外，農具、衣服都被搶走，並扣人要糧，安陽以北的豆公匪據點，即扣押七百餘人。蔣匪並擬在搶麥中抓丁一營，抓到壯丁，均用飛機南運。除抓捕外，偽縣府又勒令每保出丁十名，或以每丁十二石麥子作抵。新鄉敵近亦召開了偽縣長會議，修武、焦作等地匪亦積極出擾，向我邊地區搶貨。針對敵人搶麥陰謀，我邊緣各縣紛紛召開護麥會議，安陽、修武、焦作、輝縣在五月上半月，即殲敵七十多人。焦作、修武武裝及民兵亦積極活動，邊地村莊均組織聯防，打退不當，修武提出開展一萬個地雷爆炸運動。游擊區與蔣佔區人民不堪蔣匪搶掠，亦自動起來護麥，安陽歸宋村人民日前即以土槍紅纓槍等，擊退了搶麥的一股蔣匪。五月中旬，修武全縣軍民一致動員，勝利的搶收了五千畝油菜，這一勝利，使邊緣區羣衆對保麥鬥爭倍增信心。

美帝國主義分子
公開干涉滬學生愛國運動
蔣匪在主子支持下進一步鎮壓學運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各方消息：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再度公開干涉上海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而其走狗蔣介石匪幫，則在主子支持下，對愛國運動實行進一步的殘酷鎮壓。美國大使館與領事館官員訪問聖約翰大學之後，該校美國當局除脅迫學生停止「民族展覽會」（前誤爲種族展覽會）外，復於六月二日下令停課，舉行考試，擬提前放假，然後藉機檢查學生思想，陰謀大批開除愛國學生，其中二人已開除。對於當局此種措施，該校學生已經集會抗議，並要求校方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另據美聯社訊：美國駐滬總領事卡波特在五月卅日演說中，竟以侮辱口吻說中國學生們所吃的糧食中，『很多』是由於美國的『慷慨』。當學生們在五月廿九日晚會上活劇演出全身貼滿美金標誌的山姆大叔與手持鈔袋的日本勾結時，該校校長紀德寬切斷電燈，迫令停演，並以正式的書面抗議書一件，提交晚會的主持人。與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脅迫同時，國民黨中宣部於五月三十一日發出二十一日的代電，禁止蔣區各報及通訊社刊載學生愛國運動動態，祇准報刊登該部所發佈下各地青運會的消息。六月四日中央日報社論，促各大學當局應效法聖約翰的法西斯迫害手段，對愛國學生「革除」。上海國民黨報紙則大叫「用軍隊格殺」愛國學生。五月三十一日，蔣匪指示特務學生搗毀上海法學院「時事漫畫劇展覽會」，毆傷學生，撕毀作品，並逮捕學生多人（據透社報導數目爲九人，合衆社爲三人），另一學生竟遭重傷，特務從三樓推下，被捕學生及臘部，被解往蔣匪法西斯「特種刑事法庭」。滬市法西斯頭子吳國楨、宣鐵吾等爲加緊恐怖鎮壓，復於六月二日舉行談話會，由吳匪宣佈各項壓迫學生運動的法西斯辦法，強迫各校當局接受。

美進步團體代表進軍華盛頓
示威白宮前反蒙特法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華盛頓訊：在「向華盛頓進軍」的口號下，美國各進步團體領袖及代表六千人，於二日在華盛頓舉行雄壯的反蒙特法示威大會，其中三千六百餘人，並舉行遊行，包圍白宮，要求取消此一法西斯法案。黑人歌王羅伯遜、衆議員馬肯托尼奧、伊薩克遜等，均發表激昂的演說，尖銳抨擊蒙特法案，並力促國會否決該法案。黑人領袖傑克遜女士發表演說：「美國正忙於輸出民主，以致我們在美國已不能獲得足夠的民主了。」產聯機器職工會主席德爾金，痛斥蒙特法與希特勒奪取政權後的行動如出一轍。會後，示威者以四路縱隊的隊形，行至白宮門前示威，沿途秩序井然，情緒至爲熱烈。

美著名經濟學家要求
改善美蘇貿易關係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塔斯社紐約二日訊：美「國際經濟合作」同盟公民會議經濟學家二十二人，頃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信，敦促改善美蘇間的貿易關係，因爲「美蘇貿易之擴大，能夠大大幫助緊張局勢的緩和，並對全人民所期望的和平有所裨益」。該信強調稱：「並無正當理由，說明美蘇爲何不應在貿易上合作」，「讓我們通過國際貿易組織，互惠貿易協定及廢除對蘇聯與其盟國貿易上的歧視與限制，來鼓勵世界貿易及增進互相間的諒解」。簽名信上者，有該會主席支、賀杏德、加特等人。

蘇新時代評稱：
美侵略政策阻礙和平
反動派從擴軍備戰中攫取利潤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塔斯社訊：新時代雜誌頃發表題爲「阻礙美蘇分歧和平解決之癥結所在」的社論。社論首稱：目前國際關係仍是普遍注意的焦點，這並不奇怪，因爲這就是爲什麼最近關於美蘇關係的聲明仍舊是各方積極評論和討論之題目的原因。社論繼稱：美國政府一方面常表示願望和平，但卻故意避免足以達成有效協議的每一實際步驟。各國對美國官方人士對蘇聯聲明反應的失望和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美國，也流傳着一種信念，即「鐵門」政策不是強大而是軟弱混亂和動盪不定的象徵，國務院的「五月演習」，並甚至激起那些充當美國集團代言人報紙的嚴厲批評，那些與人民民主願望無關的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認這些演習是極端笨拙的，並且有助於在羣衆面前暴露美國現行政策的真正性質。但是重要的還不在於暴露這外交的笨拙和錯誤，重要的是在於美國政客們對蘇聯新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民主勢力宣佈的「冷戰」的真正目的。在論及這種「冷戰」的目的時，社論指出：美國獨佔資本家已從國際關係的緊張形勢中取得了利潤，他們正在把戰爭心理和反共狂熱變爲金元，他們正從擴軍、原子敲詐及另一次戰爭的準備中，獲得數十億元的超額利潤。人民不能對下述事實熟視無睹，即中國、希臘和巴勒斯坦已經因爲他們的自私和短視的政策而在流血。社論繼稱：全世界的老百姓都不願成爲美國獨佔家及其歐洲代理人的貪慾的犧牲品，因此美國侵略政策爲持久和平之首要障礙。有思想的美國人們看到，美國的政策不僅引起了羣衆中的不安，而且引起了日益增長的猜忌。歐洲的統治集團也日益看到，「冷戰」政策對他們不會有好處，而且會有很多嚴重的後果。

東歐新民主國家
加強經濟聯繫

（各方報導）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五月份繼續加強彼此間之經濟聯繫，大力互助合作。蘇聯與波蘭於本月三日在華沙簽訂經濟合作與換貨條約，兩國將力求彼此間貿易在最大限度中發展，波蘭保證願予保加利亞工業以一切可能的技術援助。上月廿四日，捷克與南斯拉夫簽訂一九四八年貿易協定。上月廿七日，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在布加勒斯特訂立自今年五月至明年四月的一年貿易協定。上月十七日，華沙舉行波捷合作委員會會議時，[illegible]

互助互借的模範
「赤臂老財」趙海成

翦雨

最近在神池四、五兩區的聯合代表會議上，人們認識了一位被羣衆稱爲「赤臂老財」的趙海成。他是被特別邀請來列席大會的人物。他還做了一個報告，博得到會代表的一致讚揚。「赤臂老財」成爲大家對他敬佩與親暱的稱呼。

這位被羣衆稱爲「赤臂老財」的「老財」，你若是到他們烈堡村的成份登記表上去查，在地主和富農欄內，是查不到他的，一直查到貧農欄內，才會查着他的名字。也許羣衆當初給他起這個綽號時，就是爲了防止人們把他誤會爲地主或舊式富農的吧，因此在「老財」之上，又加了「赤臂」二字。「赤臂」（讀作督）是沒有褲子穿的意思，「赤臂老財」合起來，自然是沒有褲子穿的老財了，其實我們的「赤臂老財」，如今並非眞的還沒有褲子穿，羣衆所以要這樣稱呼他，而是說他是個勤勞、刻苦、節約、能幫助人，已經走向勞動致富的路子上的一個農民。

提起「赤臂老財」的身世來，他和所有的貧苦農民一樣，也是受過剝削，受過艱難的人，小時候，家裏有十垧多地，因爲每年起來要受凍餓，把最好的五垧，抵押給了一家姓賀的地主，幾年之間，被地主高利盤剝，五垧好地，終於給了地主。當他和他哥哥分家時，自己只分到了三垧地，從十六歲起，他就給人家攬工、打短、包月子，一直到新政權建立，經過減租以後，他才用減租來的糧食和自己的一些節餘買進了六垧好地，他克勤克儉度日，光景竟一年比一年好了起來，每年除了自己吃穿，居然還有了長餘。可是他看到村裏還有許多貧苦的農民，每年不是缺種籽，就是短口糧，因此他就把自己長餘下的糧食，無利的借給這些困難的人去生產，他這樣說：「一來因爲我自己是個窮人，窮人知道窮人的作難；二來我想：我長餘下的糧食，存在那裏，也長不出來，不如借給困難的人，他不打一石也打八斗，這樣於我無損，對人有益。所以我就把長餘的東西，每年都借出去給大家生產。」

在他這種崇高的思想支配之下，從四四年起，每年春季，就要往出貸糧一次。據他自己與幾位代表的記憶所及，四四年春季，共借出扁豆七斗、莜麥五十斤，借的人有十多戶。四五年共借出扁豆一石、莜麥五斗、豌豆四斗、莜麵七十多斤，借的人有十幾戶。四六年共借出莜食三石，借的人有十六戶。四七年共借出扁豆一石、莜麥九大斗、麻子一百多斤、莜麵二百斤，借的人共有二十多戶。今年因爲上年歉收，存糧不如往年多，但已借出山藥一千三百多斤，糧食二大斗，共借給十二戶，還有些存糧，準備繼續往出借。但向他借糧的人，須合乎他心裏規定的條件，他說：「我有三不借給：地主富農不借給；比我生活好的不借給；不做生產和正用的不借給。從前有些地主富農，假裝瘋癲，來向我借糧，我明白他們的心思，他們是想你我做蝨子，我就給他們碰釘子。對於那些比我生活好的人，我也不借給，還是因爲我的力量實在有限，他們若借去，更困難的人就借不上了。我是願意借給最困難的人。至於那些大吃二喝懶貨不生產的人，我不答應。說實在話，連我自己也沒捨的浪費一點點，借給他們不如借給勤勞生產的人頂事。」

我們的「赤臂老財」，除了每年往出貸糧，幫助羣衆生產以外，就在平時，若遇到貧苦農民有了疾病災難或是喪葬等事的意外急需時，他也無不盡力幫助。四三年貧農劉根迎買下兩垧地，當時自己只有一半價，向他借了現洋十元，後來劉根迎要給他利錢，他堅決不要，劉根迎心中過意不去，等到過年時，請他吃了一頓飯。烈堡有個外來戶石匠魏三廒（代喚人），死了母親，再上沒有辦法，他借給了現洋七元，買了一支棺材。第二年秋收以後，魏三廒還錢時，要給他利，他也不收。還有一次，住在他村的外籍殘廢軍人黃賦春，因爲病犯了，要到利民去醫治，村裏找下四個人抬担架，可是黃管不起飯，向他提出要借十斤糧，他立即應允，並說：「不單抬担架的人路上要吃，就是你到利民養病，多少也得些花費，拿上二十斤吧。」像這樣熱情幫助人的事實，還有許多。據統計，歷年以來，他曾幫助死了人買不起棺材的買過六支棺材，還幫助他的表兄和張四娶過兩個女人。他幫別人娶親，可是他自己今年已是四十一歲的人了，還是個單身漢。前二年就有人打動他「拉扯上個女人吧」，可是他覺得還需要個一二年，把家務再開的結實點，當時他說：「我只有一間房，娶過女人，要生男長女就住不開，等我再圈下一間房就娶。」現在他已經又圈下一間房了，大約是準備迎接他未來的女人住的。

四月二十八日，神池四、五兩區聯合代表會議上，由烈堡代表的推荐，大會特請他來列席，做了報告。在報告中，他把自己的思想、生產節約的經驗和幫助別人的事實敍述了以後，在結語中，他這樣說：「村裏的人叫我『赤臂老財』，其實我是個單身漢貧農，若說幫助人吧，螞蚱腿上刮油呢，我也擠不出多少膿水子，不過大家因爲我常年手不閒，省吃儉用，稍有些長餘東西，肯幫助人，就叫了我個『赤臂老財』，衆人一定要叫，我也就承認了，我盼望大家一齊勞動致富，都當個老財。」（按：四月二十八日神池四、五兩區聯合代表會議的消息刊登於五月十五日本報，該消息中沒有寫明趙海成是特請列席做報告的，編者誤爲代表，又本月九日神池四十畝灘開展了趙海成運動的消息中，關於趙海成的材料也是根據上次消息寫的。特此聲明。）

李振明自動參戰

李一

民兵李振明是離石三區雷家塌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四口人，原有狼不吃地三十四畝，常年少吃沒穿，窮困逼使他離家出外，給人家種地、學木工。土改開始，他才搬回了雷家塌村。土改中他婆姨高汝且被選爲農民代表，工作很積極，他也參加了民兵組織。當李振明聽到了動員參戰的消息時，他自動要去，他和高汝且商量說：「我會打槍，共產黨扶植咱翻了身，保衛果實是咱自己的事，我給咱去吧！」高汝且說：「你參戰我很同意，家裏的事有我照應，穿衣吃油鹽用我紡線織布能解決，担水担炭有咱十一歲的小子咧！就是分下的地怕種不了。」商量後，他跑到民兵會議上說了，大家又贊成說：「振明打槍可有標準咧，就是家裏比別人困難，咱們幫助解決吧！」當時羣衆即送了他一雙鞋、一條褲子，振明走時，男女羣衆送出村外，高汝且也高興地去送他男人，並且不拉後腿，鼓勵男人參戰的模範行爲，紛紛稱讚。第二天羣衆幫助他家小米、白豆各一斗，解決口糧，同時還研究了給他家代耕土地。

擔架隊變成戰鬥連
——大別山游擊戰爭故事——

唐西民

去年十月初，一個細雨的深夜，大別山新集（即經扶）縣潑皮河附近的山頭上正在進行着激烈的戰鬥。解放軍某部的担架排長高玉選和副看護長史心賦，帶領着三十六名担架隊員、十二個看護和十三個通訊員及事務人員，接受了緊急任務，把集結在山坡下游灣村裏的二十二個傷員，連夜轉送到後方醫院去。但當他們把這些傷病員全部送到指定的地方時，後方醫院因爲情況緊急，已向別處轉移了，因此他們就和前後的部隊失掉了聯絡，於是他們就決定單獨活動，自己偵察情況，抬着傷病員和敵人打游擊。

在敵人不斷的包圍和追擊之下，傷病員既無安全地方可安置，也無醫藥治療，大家都很躭心重傷員們的傷口會一天天的嚴重起來。在這種艱困的情況下，看護員們提出了用鹽水洗傷口，用豬油代替換藥的治療方法，使傷病員減去了不少的苦痛。每當行軍到達宿營地，他們不顧自己的飢餓和疲勞，首先給傷員搞東西吃，住村買不到，就跑到幾里以外的村子去買，借不到鍋，他們就把南瓜當鍋，在南瓜裏面加上水和米，等到米煮熟，南瓜也燒熟了，傷病員吃米飯，他們吃剩下的鍋（南瓜）。村子小，房子少，先儘傷員住房子，他們睡在稻田裏，或搭草棚子，用稻草當鋪蓋。敵人始終在跟踪尾追着他們，這種無目的的長期轉移行軍，對重傷病員極不方便，最後決定把六個重傷病員寄放在比較安全的地方，並給準備好足夠一個時期吃用的米麵和油鹽。

單獨活動打游擊日子已經不短了，環境要求他們更堅定更團結的繼續堅持戰鬥下去。大家都迫切的感到需要黨的領導，以加強集體的戰鬥力量，於是由原衛生處支委高玉選和王麥林負責，召開了全體黨員大會，建立起正式支部，選出支委會負責任。在支部大會上，全體黨員一致表示「同生死，共患難，堅持鬥爭到底」的決心。不久，又主動的去找某某縣委，接受地方黨的領導，在該縣委的幫助指導下，他們建立起戰鬥連隊的組織，公推高玉選爲連長，桑金秋爲副連長，史心賦爲政治指導員，王麥林爲支書兼文化幹事，隨即補充了足夠的槍、彈藥，全體武裝起來了，由一個担架排變成了一個戰鬥連，而成爲一支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的有力武裝。他們積極的在某某縣戰鬥着，在將近三個月的活動中，先後與蔣匪保安團等作戰七十八次，斃敵十餘名，繳獲武器一部，他們毫無傷亡。同時在縣委的領導下，還開闢了一個區的羣衆工作，組織起一支擁有三十多名青壯年的民兵隊，把從土頑手內奪來的槍支，使民兵全部武裝起來。而在進行游擊戰的活動中，部隊本身也得到了很大的鍛鍊和發展，先後擴大了十多倍的新戰士，支部也發展了好多新黨員。今年二月底，他們武裝齊全勝利地回到原來的部隊。使他們遺憾的，是寄放在地方上的那六個重傷員沒有能夠和他們一齊回來，原因是當他們去鄉找時，那六個同志早已休養好了，全部去作地方工作，而成爲當地老百姓所心愛的領導者了。

「從死的路上救活了我們！」
——被解放之閻軍士兵的控訴——

汪洋

一、李明兒的遭遇

李明兒是前閻匪二〇六團二營八連二排五班一等兵，被擄後的神經失常了，說起話來聲音發抖，顯然，在他內心裏蘊藏着仇恨怒火。他慢吞吞的伸訴他的遭遇：

「我家是文水××村，今年二十九歲，自幼給人當長工，去年我給清源楨林村一家老財受苦，一天，掌櫃的讓我去城內趕集，走至牛家寨遇兩個勾子軍，他們拉我到一間房內問我：『你是不是八路軍？』我回答：『我給人受苦當長工，怎麼會是八路軍呢？』兩個勾子臉眉橫眼，什麼話也不說，你一巴掌，他一脚，硬說我是八路軍，匪棍子、我死咬住不認承，便把我綁起來，匪棍子、灌涼水，弄的我死去活來。當天下午，五花大綁把我帶到清源城，關進黑房子裏，過了幾天叫出來審問，審問室的地下擺滿槓子、繩子、鐵鎖、火灶……我一見就嚇的渾身打哆嗦，眼睛冒金花。審問我的那個官瞪着眼睛把桌子一拍說：『你今天不承認是八路軍，砍你的腦袋！』當下嚇得我暈過去。

後來要我當兵，我知道不當也不行，於是我就答應下，第二天送我下連。咱是個莊稼漢，鋤把子可說樸樸精熟，槍桿子咱可一門不懂，出操方式不好就挨打、扇磚頭。

冬天鬧『自白轉生』、『鐵軍基幹』，咱早就把咱上了本本，咱是個老實人，開會不愛發言，被懷疑是『假裝』。鬧『自白轉生會』，全排鬥爭我，亂棍打，皮帶抽，坐板凳，連繩帶打又死過去。我早想逃跑逃不脫，這次在文水打伏擊放過來，可眞是從死的路上救活了我。」

二、殘害

據前閻匪二〇八團士兵任志耀、丁俊儒控訴：團長曹士信平時對士兵訓話常講三殺：（一）逃跑者殺；（二）僞裝者殺；（三）落後者殺。三連士兵李德華、李桂園開小差被抓回，集合全團士兵，曹士信命令新兵連士兵，將犯罪者捆在樹上，演習刺「活人靶」。從脚下慢慢往上刺，曹士信立在旁邊張着一副猙獰面孔吼叫着：「讓他們死慢點！」最殘忍的是將死者心肝、腦漿掏出，竟有的官長拿回蒸熟吃，其殘忍的簡直不如野獸。

六連士兵趙國棟、省洋波，去冬臘月二十四、二十六日先後病死，死後用爛席子捲起扔到汾陽城東門外野地裏。任志耀、丁俊儒憤恨的說：「我們親眼看見病死的兩個弟兄，被狗和老鴉啃着吃，拉的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替閻錫山賣命眞落不下個好下場！」